

23

四川文史資料选輯

第八輯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
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 编

目 录

戴戡驻川始末记石体元 (1)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四川

“讨贼之役”亲历杨兆蓉遗稿 (12)

记抗战中国国民党军队在洛阳的崩溃与

李家钰在溃逃中遇敌牺牲张仲雷 (36)

国立成都大学兴废记略米庆云 (63)

美英帝国主义对我进行文化侵略的

堡垒—华西大学叔 萑 (93)

成都华西大学学生反帝退学运动

.....柯仲生 李铁夫 李静轩 (110)

记自流井王氏私立树人学堂王季潜 (131)

一九一九年以前的成都报刊

.....孙少荊 遗稿 (137)

清代成都木刻书业和外省书商的

发展刘东父 (152)

辛亥革命后川剧在成都的新发展

.....彭其年 (159)

西康边茶简介谢明亮 郭建藩 (173)

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 (续完)

.....罗筱元 (188)

质疑、补充、订正

对鸦片战争中川军出川抗战简况一文

的补充李绍明 (209)

对清末江北厅人民收回矿山主权一文的

考证彭朝贵 (211)

有关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内地及印度等

史事的查证都 淦 (217)

对复源织布厂开办年代的商榷甘 荣 (226)

对四川丝厂首用女工的商榷甘 荣 (226)

启 事

关于解放前公私企业资料酌请参考事项

政协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 (228)

戴戡驻川始末记

石元休

一、戴戡在滇黔时的简历

戴戡字循若，贵州省贵定县人，清季游学日本弘文学院，因与梁启超、蔡锷等立宪派人士往还甚密，毕业回国，适蔡锷在滇任军职，约赴昆明任箇旧梯厂总经理。辛亥革命之际，戴因丁忧在籍，见贵阳反正时秩序紊乱，那时贵阳人有两个派系，一为自治系，一为宪政系，戴与宪政系有关系，乃与同系人士商定亲赴云南向蔡锷乞师定黔。蔡锷当派唐继尧率兵一团，同戴开抵贵阳，驱走杨蔭诚及自治系人。唐继尧任贵州都督，戴戡同任可澄任左右参赞，后唐继尧、任可澄同调赴滇，刘显世继主贵州军政，戴戡曾一度短期任过贵州巡按使，不久袁世凯电调赴川任参政。袁世凯盗国称帝时，戴与梁启超、蔡锷秘密商定讨袁计划，先后离川，潜赴昆明，和蔡商定行动步骤。戴担任护国军第一军右翼总司令，赓即星夜驰返贵阳，商得刘显世的同意，组织军队。刘显世不欲拨给所部劲旅，乃临时令其独立团长熊其勋扩充成一个混成旅，交戴统率指挥。适蔡锷等讨袁通电公布，已率滇军向川境前进，戴即率领熊旅从遵义向重庆方向前进。到达松坎时，北军曹錕所部吴佩孚旅已扼守川境綦江、南川一线，兵

员装备，均比黔军优胜，苦战数月，不特毫无进展，即松坎亦几乎不能固守，部内勤杂士兵都已开赴前线，状至危殆。幸值川督陈宦与北军师长曹錕、张敬尧等商定停战办法，黔军乃得休息整顿的机会。及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的公报传到，战云消散，北军奉令次第开出川境。镇守重庆的周骏，接受袁未死前所发的命令，偕同王陵基率师西上驱逐陈宦。那时段祺瑞任国务总理，进步党的梁启超、汤化龙等人为阁员，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蔡锷旋同左翼总司令罗佩金等到达成都就职。同时北政府又任命戴戡为川东巡回使，戴亦率领黔军入驻重庆，记得是一九一六年六月间的事。

二、戴戡在重庆的经过情形

戴戡到达重庆，即就镇守使署设立川东巡回使公署，公布就职视事。内部分设参谋、秘书、总务、军需、军法、副官各处，参谋处又分为第一、第二两部，曾尽量敷衍川人，当聘请旅渝进步党籍的国会议员肖湘、李文熙及重庆绅耆梅际郁、江潘（进步党）等为顾问。我那时先在重庆组织渠河运盐公司，任董事长，并接办重庆商报，担任社长。至护国军兴，时因事返家，恰值国民党人肖德明在大竹成立川东护国军，所部分驻旧绥定府属各县。黎总统继任后，达县、宣汉各法团知护国军行将结束，推我赴渝请求戴巡回使收编肖德明的部队，以免流散为地方的隐患，我正拟回渝清理渠河公司业务，乃允为转达。1916年10月中我抵渝的第二天，即往见戴于巡回使署，接着委我为第一部部员，谓我在渝经商已久，各方人事较熟，此后对外接洽等等事务要我担任。后晤

肖湘、李文熙，乃知系彼等所介绍先容，我随即按日到署工作，偶然接受临时指派的代表任务，自由来去，比较谙悉些戴的言行态度。戴当就职之初，先委聂正瑞为川东道道尹，聂系右翼总司令部的秘书长，四川武胜人，在黔与戴同学友好。不久接蔡锷电报，奉北政府电令撤销川东巡阅使名义，另派戴戡会办四川军务，职权比巡阅使扩大，内部组织仍旧，只换一招牌，发几通电出几张布告而已。时周骏原领的镇守使及师长各职，尚未遣人接办，其部队由旅长刘湘带一部份驻永川，另一部份驻在重庆，旋奉北政府任命周道刚为川军第一师师长，接统周骏全部，继又任命熊克武为重庆镇守使兼川军第五师师长。那时黔军旅长熊其勋，自恃护国功高，应于镇守使和师长中占得一个名义，又右翼总部的高级军佐中亦有垂涎川东道尹者，今皆为川人所得，而随军的黔籍人士，暗里啧有烦言，遂种下内部不团结的因素，熊其勋的骄忿尤甚，渐渐流露出不服从指挥的态度。

是年七八月之间，北军奉命源源东下，那时驻川客军，只有滇军一部份在成都附郊，一部份分驻川南叙、泸各属，黔军一旅驻重庆，此外无客军了，驻重庆的川军，亦只第一师和第五师的一部份，于是重庆市面秩序完全恢复了从前的繁荣气象，所有战时的一切痕迹，遂皆消失干净了。

重庆市面突然传来了蔡锷出川赴沪养病的消息，我一日因事见戴，以此消息叩之，当答说松坡病重属实，迭电中央表示辞职出川治疗，并电请任公赞助，任公初主在职调治，嗣查知松坡病情，才和段总商定照准给假，并坚持赴日治疗为有效，已为预办东渡一切手续，大约明令日内即将发表，松坡亦将过此东下，须为觅一静处暂作休息。我当时说

暂住地点以李园最适宜，戴首肯。隔两天，蔡锷因病给假的明命发表了；又隔两天，罗佩金暂摄四川督军、戴戡暂摄四川省长的命令也公布了。又隔几天，蔡已轻装抵渝，暂住李园休养，谢绝一切宾客，只戴和周道刚、熊克武数人曾与周旋于病榻间。时蔡已声哑不能说话，同戴密谈，恒以笔代之，微露出滇方要人似不满意罗、戴分摄军民两长的安排，嘱戴注意善处等语，翌日蔡即乘轮经沪转赴东京去了。当戴继长川政命令未发表之前，梁启超派川籍进步党人黄大暹来渝，襄助戴戡联络川中各界名人。大暹抵渝与戴交换意见后，先到顺庆访张澜，大约是传达北京蒲殿俊等的意见，与张澜切商协助戴戡的方略。那时蒲殿俊任内务次长，张澜任嘉陵道尹，皆进步党国会议员中的骨干分子。戴正准备赴省就职间，忽蔡在日本医院病故和国民党要人黄兴病故的消息，先后传到，只得暂缓赴省，筹备在总商会举行蔡、黄追悼大会，全署同事忙了几天。外面又盛传罗佩金企图总揽军民两政，有拒戴到省的消息，戴以这种谣言与蔡的密示情况相符，不得不慎重考虑，于是屡衍行期，先派黄大暹赴省秘密探查罗佩金的动向，并与刘存厚切取联系，如无尖锐痕迹，即令大暹以代理政务厅长名义，先行代表接收省长印信及重要档卷，大暹约袁德奎为随员同去。旋即连续接到大暹函电，均谓业与刘存厚交换意见，表示欢迎，并商得罗佩金同意，已将省印档册送交接收，请早启节云云。但戴夙知佩金性情，虑其反复，不敢只身蒞任，须带黔军全部同行较为安全，乃径向熊其勋恳挚提出，殊其勋当即面称护国功成，所部官兵皆有还乡思想，不欲久戍异地，未便强其再到成都等语，戴无意中受此刺激，颇为郁闷，行期仍不能定，适现任

中国银行四川监理官的黔人唐瑞铜在渝，常在戴的左右决疑定计，夙为其勋所崇信，又前任遵义知事的黔人周恭寿，近受戴电调到渝任会办行署总务处长，亦为其勋所敬佩，乃同向其勋反复譬喻，力劝其顾全黔军团体，贯彻拥护戴氏的初衷，应该捐弃私嫌，注重公义。其勋颇为感动，才向戴披诚表示即日率领全部护送到省，于是戴才确定行期，于一九一七年一月，同会办行署全体人员，由重庆出发西上。

三、戴戡在成都的经过情形

行期既定，戴戡仍存戒备心理，临行派我和一位同事高汝箬（成都人）担任行辕接待事务，凡沿途欢迎谒见的文武职员和法团人士，概由我两个招待接洽，有必须他本人面见者，才转达延见。记得那回在途中十二天，戴只在永川见过第一师的旅长刘湘，在简阳见过嘉陵道尹张澜两人，其余的人都是我和高汝箬代见的，就这点小事，亦可证明戴的胆气之小了。行抵龙泉驿时，黄大暹驰来报告代表接收印档的一切情形及联系川滇军事首领的经过。次日入省署视事，会办行署同设旧总督署内，戴当同罗佩金作了几度形式上的周旋，他们原在日本及昆明就相识，这次同受蔡锷的指挥，分任左右翼总司令，惟走的路线不同，聚会较少。佩金自恃护国战绩比黔军多，及蔡请假出川，极想继承军民两政，见戴来分羹，颇怀嫉妒，对戴已有貌合神离的成见。戴亦查觉，暗中警惕防备，视事的次日，罗在督署盛设筵席，遍约与戴同来的上中级人员，一周旋慰问，形式上极表亲善态度，此后他们的过从遂日渐疏阔了。省署政务厅长一职，当蔡锷就任时，即亲身延请尹昌龄担任，蔡离成都，尹亦退職家

居，至是又应戴的恳切挽留，复出视事。戴又改委黄大暹为财政厅长，秘书处不设长，分设主任秘书三人，秘书四人，我奉派充任一个秘书，仍兼对外代表接洽事务。聘请成都人所称的五老七贤为顾问，又选聘省议会中的活动议员及曾任军政中上级人员为参议，借作联络川人的工具，以为这一些安排，从此川局就可相安无事。当是时，表面上虽无显著的裂痕，而内容已潜伏下了乱机，省垣城郊布满了川、滇、黔三省的军队，已成鼎峙形势，而三省军队的长官，又是同床异梦，滇军的罗佩金早以未兼民政为嫌，更以与川、黔军犬牙错处，不能行使督军的威权，尤切隐恨。川军的刘存厚自以为是川军响应护国的第一人，出力甚大，乃功成之后并无升转的安慰，仍充一个师长，目击滇、黔人分长军民两政已眼红心妒，而滇、黔军队又逼处一城，耿耿相视，更属忧愤交集。黔军只戴戡兼领会办军务和省长两要职，其旅长熊其勋亦有刘存厚有功无酬的感想，常常发出牢骚语言。兼之三部各级人员的党籍不同，罗佩金及所部高级人员多属国民党，戴戡本人属进步党，所属多分隶进步、国民两党，刘存厚旧隶共和党，所属亦多共和党人，三部长官既各怀成见，所属又多臭味相投，平时都各蕴蓄得有种种矛盾根源，随时表现出挑拨离间的游说，日鼓簧舌，一定会演成鲜明的壁垒，偶一接触，必有爆发的危险。这些说法是我听到两三个关心川局的朋友凑合说出来的一些材料。初尚认为是神经过敏的推测，不料果因这些矛盾情形而发生出锣鼓喧天的两场大武剧，累及市民受了池鱼之殃，真可谓不幸而言中了。我又记得一次于宴会间偶与第二师的旅长刘成勋谈及川局问题，成勋说当黄大暹代表戴戡来省接事之时，每日奔走于刘存厚师

长之门，刘师长亦推诚相与周旋，当戴省长蒞省，大暹取得财权后，便漠视我们，从未见他到过我们师部了。这类语调，已露出不满的情緒。我曾把这段话婉告大暹，并劝其注意加强联系工作。他竟漫不经心，未予答复，亦可见大暹太骄满粗疏，宜其蹈盆成括的结果，而影响及于川局。

省署秘书处系联席办公，戴戴逐日来批阅重要文件，记得有一次奉到北政府对德宣战的电报，他发表了较长的一段议论，颇称赞日耳曼民族的团结奋斗精神，以他个人的认识，不赞成对德宣战，但为国家的利害关系，不得不和协约国取一致的行动，并说为梁任公所积极主张，更不便持不同见解，于此，可见他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及对进步党与梁启超个人的拥护态度；又一次为北政府核减省政府的预算数字太大，认为束缚省长过甚，不能举办一点事业，微露出感叹灰心的迹象。我每向他汇报代表任务，间与闲谈，常常提及蔡锷轶事，力赞其对坦率，处事公道，每触动了感伤情緒，谈及政治前途，又经常带有消极思退的言词。我那时颇为怀疑，以为他护国功成，身名俱泰，且得进步党梁、汤等及川籍国会议员蒲殿俊、肖湘、罗纶等的支持，中央对他信任甚深，应该积极发展建树精神；何遽灰心短气若此。当与同事们研究他思想动机的原因，或谓其鉴于成都一国三公的恶劣环境，不容易应付裕如，更不容易作出称心的事情；又或谓熊其勋不接受指挥，又不能慰其升迁的欲望，深恐其肇出他故；又或谓他与蔡锷私交甚笃，恒有既痛逝者行复自念的感想，这是我和二三同事当时片面的测度，至戴内心究系如何，尚不能作肯定的判断。同年三月杪我突接家书，母亲病危，催令速归，我立刻写了一张假条，亲自交去，辞别就

道，抵家才隔了四个月光景，而戴的死耗就传到了。

四、成都巷战及戴戡的自杀

当蔡锷入成都就任四川督军时即编定四川军队为五个师，一个混成旅。第一师师长为周道刚，师部驻重庆，第二师师长为刘存厚，师部驻成都，第三师师长为钟体道，师部驻重庆，第四师师长为陈泽霈，师部驻成都，第五师师长由重庆镇守使熊克武兼任，师部驻重庆，混成旅旅长为刘成勋，系刘存厚旧部编成，驻新津，仍归刘存厚节制，这五个师，惟一、二两师同是旧川军的基础，装备较为充实，其余三个师，都是由一旅扩充成立的。及罗佩金继任督军，见四川地方富饶，误认四川为滇军的征服地，蓄有长期盘踞蚕食的阴谋，入川滇军，只留一师在成都，令赵又新，顾品珍两师，分驻川南繁庶县份生产最大的自贡盐区，不愿川军的扩充发展。又以刘存厚部实力最强而处于卧榻之侧，妒忌尤甚，看做眼中之钉，必须拔除，方能施展督军统制省垣的权威，因假借北政府缩编军队的例行通令，迫使刘存厚把所部一个师一个混成旅改编为一个师，并另划戍区责其移驻。存厚在护国军时，屡与滇军并肩作战，今骤然使用兼并宰割的手段，颇为愤恨，立召所部各旅、团长开会，宣布罗佩金的命令，一致表示反抗，不惜与之作孤注一掷，拼命到底。于是暗中作战争的准备，罗佩金亦早有安排，双方亟亟布置一切残杀计划，消息渐渐泄露，成都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象。那时如戴戡能抱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不辞劳怨，负责出任调停，或可得短时间的和平共处。闻戴最初本有此动机，乃被熊其勋所力阻，遂采取壁上旁观的策略。其勋早怀扩张权位

的欲望，认为川、滇两军交哄，短时间结束不了，一定会演成鹬蚌相持的形势，黔军最后可来坐收渔人之利，不特力阻戴去作调人，反秘密向两边怂恿，而刘、罗间的战火遂于是年四月实际燃烧起来了。刘部官兵都有必死决心，作战最力，颇占优势，滇军连战连败，势渐不支，戴才乘机力主双方先行停战，一面劝罗率领滇军退出成都，以免全城涂炭。罗亦料知颓势已难挽回，不得已接受戴的意旨，率部向仁寿方面撤退。戴戴立将川、滇交哄、罗佩金败走的情形，电陈北政府并委托唐瑞铜赴京代表向内閣陈述详情。那时在京的进步党人蒲殿俊同梁、汤的关系很密切，与国会议员肖湘、罗纶、李文熙等认为川局过去系国民、共和两党相继主持军政大权，而进步党的前身民主党势力较微，当蔡锷、戴戡入川时即想借其力量进而把持四川军民特权，及刘、罗战后遂乘此机会在京到处为戴奔走宣传，而梁、汤等又日夜游说于段祺瑞之前，于是免去罗佩金职务，命令戴戡兼署督军，他一人而兼佩了三颗帅印，真达到了渔人得利的目的。这个命令公布以后，成都舆论大譁，全以中央偏信进步党人的要求，一定会引起川局的纠纷，即在川的进步党人，也多谓此举失当，嘉陵道尹张澜曾晋省说戴让出会办一职与刘存厚，以慰其心，免再树敌，未得戴的同意中止。张澜为四川进步党的主要分子，其建议亦系为戴着想，乃竟被拒绝，内幕情况不可知，据一般传说，戴既兼握军民两署大权，又何惜一个会办名义，或系曾以此职许熊其勋，又不便立刻呈请中央发表，故保留以待，因未便采纳张澜的意见，此说似尚可信。刘存厚拼命驱走滇军，反替戴添了一顶帽子，已有不满的心理，又探知张澜的建议被却，对戴更加深了误会的程

度。又见滇军近在咫尺，恐其卷土重来，时存警惕；又见戴兼理督军后，对他仍是若即若离的态度，外间流言，复有罗、戴间信使往来未断的传说，更使存厚增加了多少顾虑，对戴更添了些怨恨阴影。那时成都形势，由鼎立变成对峙，虽减少了一个目标，而暗斗反越趋尖锐。正在狂潮酝酿中间，忽外界刺入一个最恶劣的臧否，促进了战祸的再发，就是张勋在北京发动的复辟政变突电委刘存厚为四川巡抚，戴戡得此消息，遂以为存厚附逆有据，声讨有词了，登时迫令存厚表示态度。存厚与张勋事前本无勾结，熊其勋力主用兵讨伐，戴犹犹豫未决，乃其勋竟毅然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独断独行于七月初命令黔军立即发动战事，存厚亦早秣马厉兵以待，于是成都二次巷战惨剧又开幕了。黔军装备人数均不及刘部川军的实力，其勋因先与滇军有密约，战争开始，即星夜赶来援助，故敢于先行发难。不料滇军亦仿效黔军前回作壁上观的故技，竟爽约不来，黔军遂节节败退，伤亡加多。戴看出残局已有难于维持的趋势，乃决计轻骑冲出，亲赴仁寿，恳求滇军入援，已把卫队装束就绪，行将出发，其勋认为戴一出走，必致军心动摇，迫其出轿，誓同生死。到刘部包围督署（旧皇城），情势万分危急时，戴乃派人去访各国领事，欲其出作调人。不意那些外国人鉴于罗、刘前车，早借口避暑，都跑上青城山去了。不得已派人分头去找五老七贤，请他们转向刘存厚交涉，停止攻击，让出一条路线，黔军全部退出成都。当请出来了两位胆识较大的老先生，把戴的意见向存厚尽量传述。存厚阳允照办，乃暗中派遣军队，埋伏郊外，等候截追。熊其勋至是亦豪气全消，令黔军分道出走。戴戡独带弁兵多人出城行至东郊中和

场附近，止宿一农人家里，夜半探知川军两路追来，去路已断，无法脱险，遂取弃兵手枪自杀。熊其勋离开部队化装徒步独行，亦被川军查获解到刘部枪毙。财政厅长黄大暹、督署参谋长张耀亭、警察厅长雷飙，结伴同行至贾家场，黄、张两人带有家眷，箱篋累累，更有少数护送兵队，止宿于场中一个大客栈内，雷飙只单身带了一二随从，另住场头一个小客店中，夜半川军追及，先把黄、张宿栈包围，立将黄大暹、张耀亭两人捕杀，雷飙闻警，乘夜走免。其勋之弟伟成，时任黔军团长，带同残部溃走，一路遭受川军截击，损伤甚大，已不成军了。至此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和所率黔军混成旅的长官及兵员们的光荣历史，竟在大功告成之后，为参加内战而换得了不名誉的失败结果，晚节不终，令人悼恨不已。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 四川“讨贼之役”亲历

杨兆蓉 遗稿

刘成勋缩编部队之内战与成都失守

1922年七月，四川一、二两军之战以二军失败告一结束，刘湘只身回到大邑，杨森率残部退到宜昌。这时第一军军长但懋辛驻重庆，第三军军长刘成勋驻成都。陈国栋、赖心辉由渝回省，转达但懋辛之意于刘成勋，勉期召开军事善后会议，解决四川军民两政问题。在当时情况，总司令一职，应由军长升任，兼管军民两政，前例已行，不便骤改。一军但懋辛军长，遭此战变，得各友军援助，决不想升任斯职，大势所趋，无疑的是三军军长刘成勋登台。刘向来圆滑，智虑很深，二军单位邓锡侯素有资望，自应由他承继，并有保定军官同学田頌尧、刘斌皆为师长，拨归二军节制，没有问题。三军军长一缺，部下陈国栋甚为活跃，当然由陈迁升。但是登台以后，倘有人借军长之名向外活动，于刘自己位置不利，遂生废除军制之心。赖心辉向与邓不睦，力赞刘意，并密电但懋辛表示意见。但以际兹南北局势动荡未定中，雅不愿川军坐大，为北洋军阀利用，引起川乱；密回赖

电同意，并允出电主张。于是废除军制之议，暗中已具端倪矣。

1922年8月，成都军事善后会议开幕，首先公举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兼管军民两政，主持此次会议。刘提出两个重大议案：

1. 废除军制（以师为单位）。

2. 缩编部队（以快枪为限，核实改编，视枪枝多少而定部队名称）。

两个案由，针对四川目前状况，人民遭受痛苦与社会的要求，非如此办理，不能奠定四川，满足人民的希望，理由异常正确而正大。

以上两个议案，具有连带关系，军制废除，部队自然要缩编，部队不能缩编军制即难废除，问题虽然是二，实二而一，不能单独进行也。

这两个议案，在议场讨论时，非常热烈，久不能决，因请假人多，不足法定人数而休会故，闹了好几天，结果一、三两军与赖部先有联络，在议场中得多数通过。其余民政应如何整理，议案虽多，进行顺利，迎刃而解，会议乃圆满闭幕。然而一方面认为圆满，一方面因而失意，裂痕由此而开，内战终不能免。

会议闭幕后，刘成勋正式就川军总司令职，明令取消军制，任命但懋辛为东防督办，仍驻重庆，率原有一军部队，布防下川东川鄂交界地方，以防吴佩孚侵川。任命赖心辉为边防总司令，驻泸州。渝泸接壤，便于援助，东防各界将领各回原驻地点。照议案切实进行，听候缩编。

但懋辛回重庆后发出解除军长职，就东防督办电二通。

文曰：

1.窃查吾国军制，原以师旅为单位。庚申之役，熊前督为图指挥便利，特编第一、第二、第三各军，固一时之权宜，非永久之建制。相沿三载，战事频仍，旧例是循，未经更改。长此以往，如不废除，官既等若自杀，民更重其负担，其他弊端，更卜难数。懋辛忝尸厥位，时起渐次，每欲废军，请自隗始，苦难乘隙，蹉跎至今。比幸大乱物夷，正图自治，裁兵则群情呼吁，汰冗亦减政始基，再四筹维，经以军制应即废除，呈请刘总司令核办。兹奉训令，幸以此案，交由军事善后会议，决议执行。采纳芻蕘，固邀群公之见许，同一心得，尤佩总座之无私。懋辛所陈，既蒙核准，所有第一军军长职，即日解除。崇秩既捐，期免旷官之诮，鄙怀略白，并无邀誉之心。谨此奉闻，伏乞鉴察。

2.吾蜀多故，屡岁纠纷，今年军兴，此称确定，环顾四境，未复疮痍，密迹邻封，时来谣啄，痛痒虽关乎一隅，影响虑牵乎全局。总司令刘，欲固屏藩，安桑梓，对于川东防务，集议特置专司，昨经檄委懋辛承乏督办，颁此重命，逮及枵材，悚征交萦，固辞不获。窃辛待罪戎行，久乖素志，曩清废除军制，并非矫情以邀虚荣，寻乞解去兵符，实欲藏拙以遂初服。正在收束部伍，以期实求田舍，退思一己之愆尤，借减群黎之担负，宁弃冠军，归诸投闲置散，诂知易帜，类于暮四朝三，特是督办为临时暂设之官，东防乃目前当务之急，吾川值此力图自治，自应力泯边棼，与民休息，倘辛自逸，惮于远戍，于人不仅，猷再兴戎，乡邦重受震惊，